

艺术赋能美好生活

## 设计中国好物

谷泉

人的一生，与物朝夕相伴。很大程度上，物的品质，决定了生活的品质。再说，物不单单是其本身。它的功能、样貌、价格、受众，往往展示了社会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大家清晰地认识到，好的生活是物质、精神并进。越来越多人对日常所用有了更高要求。好物的概念，除了满足实用功能，还在于凝聚文化、彰显价值、带动生活品质提升，也体现出社会的发展。这种意识，成为设计师、消费者、市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

## 尊重传统，融合创新

中国是工艺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器物。传统中国日常用品具备丰厚的多学科价值，其中的佼佼者早已成为博物馆藏品，化身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又是制造业大国，具备各种日常用品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生产、实践，不仅满足本国需求，也让“中国制造”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日常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造物方式，以及好物的概念，均发生了改变。工艺类的文化遗产如何跻身21世纪的日常生活呢？中国既是现代化的受惠者，也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生活的意义。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创新，一步一步成为大家的共识。

2017年发布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就专门指出传统工艺要拥抱现代设计，而现代设计也早已看重传统工艺的价值。可是，两者如何结合，是一个难题。简单地说，传统工艺是农业文明的成就，现代设计乃工业文明的产物。或许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不是把传统做好，传统自然就会进入现代；而是做好了现代，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传统与现代并非矛盾的前后关系，传统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未来的传统。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真正继承传统，不是复制外在的符号，而是汲取内里的创造精神。对此，笔者认为在于4个字：“舍形取神”。

例如，中国传统工艺大多选择自然材料。对材料



▲ 缙·蓝边厚唇杯

的理解与使用——也就是处理好材料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充分反映中国人的造物思维。好物，就是人物合一，是人与材料背后的自然合一，与自然的可持续相处。如此这般，才能做到“天人合一”，造物，也顺理成章。这种面向未来的智慧，不是农业文明的专属，或者仅仅限于中国，应该在更大范围发扬光大。

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青山村的融设计图书馆，正是将其作为切入口。它汇集了中国多个省份代表性的传统工艺研究成果，系统整理材料架构和脉络体系，并开放给喜爱工艺的所有人。来自不同领域的设计师汇集于此，专注材料和工艺研究，身体力行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十几年来，这里诞生了“吱音”“之禾”“素然”“见雨花”“本土创造”等一批秉承相同理念的中国品牌。它们的创造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当代中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向往现代，紧贴大地

中国人心灵手巧。陶瓷、漆器、织绣、金石等工艺门类，都能体现中国人这方面的长项。当然，好物难得，一丝一毫的改进，都是创造者、消费者与材料、工艺无数次对话的成果。为了顺眼顺心的器物诞生，创意、生产、使用、消费，每个环节力求精益求精。锦绣大地，靠的是意识、意志、坚韧，还有爱。

好物不是因为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偶然事件。它们不仅把握丰沛的文化根脉，还是针对现实与理想矛盾的优化方案。中国的设计师正视器物背后意义的转换。他们审时度势，凭借“中国设计”的语言，活跃于国内国际的设计舞台，并屡获殊荣，实力有目共睹。

同样，中国消费者注重日常用品的品质。他们不再追求简单的奢华、名贵，而有自己的认知。好物，给消费者带来自知、自爱，甚至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或许会主动品味其中的奥妙，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被动接受。它们的工艺、材料、功能、器型等，无不化成一个个体瞬间，与我们一同喜怒哀乐，甚至携手变老。

创造者会欣喜于自己的创造被更多消费者使用。“缙”品牌的设计师刘柏照，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细腻情感。他的蓝边厚杯，是以早年铁路用杯为原型的再设计。他说，那时候的绿皮火车里铺设的是木地板，在晃动的列车中，使用厚重杯身比较稳固，即使跌落也不易破碎。蓝边厚杯保留了铁路杯的厚度，盈握于手，很是扎实；杯口有斜面角度，减少了喝水的噪



▲ 融设计图书馆



▲ 江西景德镇陶溪川艺术市集“陶然集”现场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音，既有历史的温度，也有设计的美妙。

## “因为它们最日常”

有种声音认为，好物多多益善，自然会迎来好的生活。可器物从来不是以单一的面目出现的。万事万物，紧密相联。所以，更有可能是有好的外部环境，才会激发出一众好物的诞生。事实是，相对于创造好物，建构适宜的生活方式，并因此推出系列产品，乃是最近二三十年国内外优秀企业的首选。

作为一个善于造物的国度，中国从来重视这个问题。一批有志之士致力于将现代制造与传统工艺理念结合，打造拥有中国智慧的现代化产业。他们长期关注可持续性发展，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紧随国际发展趋势。“中国品牌”在服饰、家居、家电、建筑等领域上的全力拓展，也反映了这种实践。或许，没有什么能够比日常用品更适合担当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因为它们是人手人心的被感知物，自带强劲的说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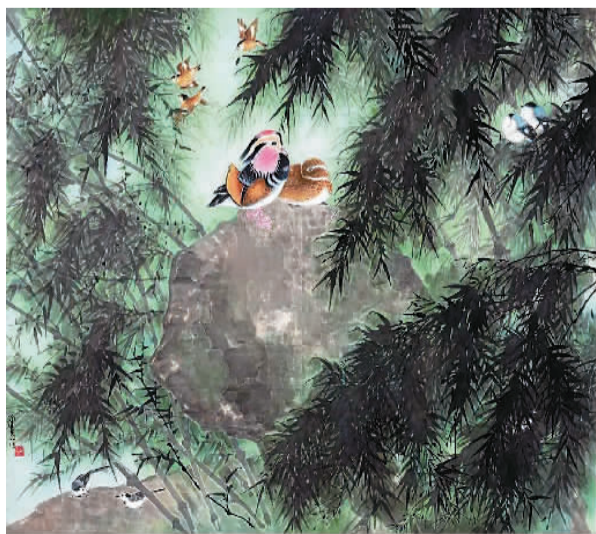
今天，普通人的日常所用变得丰富多彩且个性十足。中国人对于好的生活方式的认知，不再停留于概念之上，更是日常的点点滴滴。他们手中的一杯一碗，不正是中国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最佳例证吗？刘柏照就曾坦言，他在意的设计还是碗和杯子，“因为它们最日常”。

这两年，多个城市举办的“双手做工劳动者市集”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艺术机构纷纷举办日用好物的展览；新媒体对于中国好物的推介，也深深地抓住了大众的目光。年轻一代对工艺、手工、劳作的关注，已然形成一股热潮。在江西省景德镇陶溪川艺术市集“陶然集”里盘桓半日，难免会被年轻一代的热情所感染。他们是创造者、消费者，也是中国好物、中国好生活的代言人。

相信在更多人的合力之下，“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中国创造”“中国品牌”等中国好物，会继续阔步向前，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举行



▲ 竹林栖禽 (中国画)

陈佩秋

本报电 (记者赖睿) 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壮心高华——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展览分为“少时弄笔”“池沼江海”

“宣和新裁”“壮心不已”“截玉高华”5个部分，涵盖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共计展品150余件。

谢稚柳与陈佩秋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知名的艺术伉俪，是上海中国画院德艺双馨的画师代表。在陈佩秋百年诞辰之际，上海中国画院积极策划此展，旨在让世界人深刻认识他们在近现代中国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谢稚柳的学术与艺术多样而丰富，在山水、花鸟、人物画，在书法、鉴定、诗词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绘画从陈老莲入手，近师宋元，远溯晋唐；20世纪50年代末南游粤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晚年对落墨法的探索，更令其艺术独树一帜。谢稚柳也非常专注于学术，20世纪40年代与张大千一起率先远赴敦煌研究考察，奠基敦煌学。新中国成立后，谢稚柳在中国古书画鉴定、中国绘画史演变等重大课题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佩秋巾帼不让须眉，她早年遍临宋元绘画经典，进入画院后，在取法宋元基础上积极融入现实，

写生造境；后又兼收八大、徐渭大写笔法，结合西方印象派特点，中西合璧，形成了积墨积彩、清新华贵的艺术面貌。晚年的陈佩秋更致力于高古绘画的赏鉴，在学术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展览集结了谢稚柳、陈佩秋各个时期的作品，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两人的艺术演变过程。此次展出的许多作品是首次在上海公开露面，如吉林省博物院藏品谢稚柳《江乡晴雪图》、陈佩秋《墨笔牡丹蝴蝶图》，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藏品谢稚柳《荷花》《红叶银雉》等。一些作品更是难得一见，如画院所藏谢稚柳巨幅山水立轴，陈佩秋早年经典的花鸟创作。此外，还有谢稚柳《南无观音菩萨》《松鹰图》《深竹栖禽》《教学稿十三页》，陈佩秋《花鸟四条屏》《三花图》《拟张大千泼墨青绿山水》《黄橙橙雨》等作品与观众见面。

展览也注重二人艺术风格的对比研究，既有重合，又有不同。比如在“宣和新裁”单元，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谢稚柳、陈佩秋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花鸟画风十分相近。而在山水作品上，则展现了两人的不同：谢稚柳宗法北宋，陈佩秋更倾向南宋。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2日，“中国写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在乌拉圭国家视觉艺术博物馆及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同时开幕。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乌拉圭国家视觉艺术博物馆、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得到中国驻乌拉圭大使馆、乌拉圭驻华大使馆大力支持。展览通过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水彩、漆画等33件作品，展现蕴藏于中华民族艺术深处的写意精神。

## 意在互鉴

吴为山

乌拉圭是与中国地理距离最遥远的国家之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30余年来，中乌两国交往密切，在文化艺术领域更是以极具广度与深度的面向展开。

2018年，恰逢中乌建交3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和乌拉圭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中国有句古语：“来而无往非礼也。”

近年来，“中国写意”已成为中国美术馆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序列与品牌，曾在多国举办展览，将蕴藏于中华民族艺术深处的写意精神娓娓道来。现在，“中国写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漂洋过海来到乌拉圭，在乌拉圭国家视觉艺术博物馆及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博物馆举办，旨在让乌拉圭观众领略中国写意艺术独特的魅力与诗性的意蕴，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续谱新的篇章。

展览试图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和横向的跨媒介角度梳理蕴含于不同画种、不同时期作品的写意精神。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得以通感中国意象、传统韵味、现代形式的交相辉映；中国几代艺术家对传统艺术语言的继承、转换、升华和延伸；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活化”；以及神物自如、纯粹明净的审美境界。

“中国写意”不仅是一种宏观艺术观念的表达，也是独特艺术语言的体现，其诗性的追求是高洁空灵的中国文人意趣，其造型的风格表现出中国文字书法的抽象意味，并对话国际化视野下的多元艺术。中国写意源自天象地脉的意象，合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表现为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动态审美，其点画、开合、节奏，同化于自然草木，对应于天地阴阳，合拍于江海律动，因此气脉贯通，真力弥漫。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那些被物化的神与韵，生发出无处不在、无处不可感的文化与宇宙气象，其聚散、升降、屈伸、浩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既有中国儒家的敦厚沉郁、静穆中和，也有道家的与物推移、彰隐自若，还有禅宗的自由卷舒、人性旷达，更具融合新时代精神的开拓进取。

写意在中国文化艺术长河中的发展是深入、多元化的。首先，在中国画方面，艺术家凭借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注重从中国艺术的历史生成入手，开展艺术思考及创作；其次，在油画方面，百年的发展历程不仅给中国艺术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更让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的连接、对话和共同发展中凸显出特有的价值，在比较中实现了“异质同构”“同质互化”；再次，在雕塑方面，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不同，中国写意雕塑展现了中国文化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偏重精神性的意向造型，这种精神指向，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养分汲取，还归功于西方写实雕塑与抽象雕塑对当代中国雕塑的影响。

我犹记得2018年观看“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展”时的那种审美触动，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展览，不如说那是一幅展现乌拉圭人民16世纪以来精神世界的历史画卷。由衷希望乌拉圭观众在看到远渡重洋而来的中国艺术作品时，也能收获同样的感动；希望作品中蕴含温度的意象与笔触，能在乌拉圭观众的内心有所投射。愿通过展览的举办，实现与乌拉圭之间“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文化互动。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长)



▲ 采莲图 (版画)

广军